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八十回 發預言張天師被廢 踐前約呂純陽誕生

卻說張天師被鬼迷一事，已在上回說明。天師一泡尿，撒退眾鬼。此話近於滑稽，其實卻有至理。本來天師生而得位，印文在手。他的體氣，當然比常人不同，況且身為天師。天師固是凡人所做，但因時時和神仙妖鬼接近，常常用著靈符訣咒，自然也不能不做一番修道工夫。因而他的陽氣，也比常人來得盛旺而結實。他那區區一泡尿，看似毫無力量，可是一觸鬼身，已如火滾油燙，萬難忍受得住，此天師所以能一泡尿而驅散眾鬼者，實是故耳。如今的人們，也常有夜行山谷，被鬼打牆迷得神昏智沉，進退維谷者。如體氣極強，又係熱烈之體，也可以用尿退之。要是身體衰弱，又屬寒陰之質，卻須改用噴血之法。而血之來源，又最好是咬破舌頭，四面一噴，其效力可，等於陽體之尿。若被迷者係屬女性，則無論體氣如何，概須以血治之。這等傳說，是否可靠？可惜作書人有生以來未曾見鬼，也不敢以搗鬼之談貽誤他人。只好附帶聲明一言道：事屬傳聞，不敢負責。但所言天師之事，卻確而可信。讀者要是懷疑，大可到龍虎山上去調查一番，真真假假，就可徹底明白了。閒言少敘，再說天師受了這場暗虧，回府之後，便有一同出門的靈官和侍從人等，前來問好請安。天師把經過的事情，一字不瞞的對他們說了。早激動了王、黃兩位靈官，立時掣出鋼鞭，大呼道：「鬼物侮辱天師，我輩更不在他們的眼裡了。請天師立刻召齊群鬼，非得逐個賜一鞭。將來鬼風囂張，鬼勢蓬勃，還能治得了麼？」說著，怒衝衝地立等後命。天師笑而慰之道：「某豈不知群鬼可惡，但思他們身為鬼物，且多無祀少祭之輩。他們的境地，已極可憐可憫。而張法官不明事理，妄施道法，委也咎有應得。某雖嚴行訓斥，卻非群鬼所見。他們因為深恨張法官，而連帶與我為難。其事可惡，而情尚可原。好在我身既未吃虧，不如恩施格外，饒過他們，也見我輩寬大之德，仁義之心。望君等釋怒開懷，切勿以此介介於心。」二位靈官聽了這話，不覺把心氣平和下來。

王靈官先把鋼鞭收好，從容說道：「話雖如此，但天師本人可以施恩，而天律卻不容寬縱。鬼物固自可憐，群鬼之中，必有為首倡導、以及主謀犯法之輩。此等惡鬼，斷斷饒恕不得。若一概免究，不但不見天師寬仁之德，他們反疑天師膽小怕事。我輩溺職廢法，將來些小事情，不愜他們的意，隨時隨地可以動眾挾持，甚或鬼計多端，鬼謀百出，鬼頭鬼腦，鬼鬼祟祟的鬼把戲，必將層出不窮，或且有甚於鬼打牆、鬼壓手者。天師和我輩縱有道法，防不勝防，萬一鬧出大事，必受天律之誅，天師今日之仁慈，即為他日獲罪之根苗。更恐茫茫之神州，鬼將食人，人不勝鬼，鬼勢可以滔天，人且盡學為鬼，那時還成什麼世界啊！」天師聽了，悚然動念。

正思回答，忽聞空中鶴唳一聲，突有仙人下降。天師急偕二靈官、四仙吏一同出迎，原來不是別人，正是推薦張法官的張果大仙。張果一見天師，疾忙拱手說道：「太對不起真人了。為了貧道推薦之人，果然真人被魔鬼暗算。若非貧道湊巧路過，提醒一言，真人還得受他們的折磨，豈非貧道之罪。」真人才知空中出言點醒他的，即是張果，忙道謝不迭。大家相遜而入，施禮坐定。

張果先對二靈官笑道：「才在空中已聞妙論。二公所言鬼勢滔天，人將學鬼，這話說來駭人，其實將來終當有這一天，不過還在千年之後罷了。大抵善惡二途，即陰陽所由分判。混沌之始，人人皆是渾人。渾人則無機詐，無機詐便是善人。降至後世，機詐之風，一天勝似一天，因之世道人心，也一日薄過一日。到了薄極之時，即陽氣消滅，陰勢大盛之時。二公所謂鬼勢滔天，正其時也。鬼屬至陰，人之所異於鬼，即因一點陽氣。到了人無陽氣，試問與鬼何殊？並非鬼能屈人，鬼也不求人化為鬼。但到了那時，鬼固不失為鬼，人也與鬼同類。因此世上的事情，全是些卑鄙齷齪陰險猾賊性質。在官則不顧公家，只知賄賂。賄賂可以公行，苞苴不必暮夜，是即鬼魂搶奪羹飯的情況也。在普通人民，則孝道可以廢除，淫風可以倡導。只求有利於己，不問廉恥禮義。又猶之於鬼物無心，任意搗鬼，絕不顧人的難堪。此等鬼心鬼腸，鬼謀鬼智，將來必一一傳於生人。於是人鬼無別，而偌大宇宙，真個成為鬼世界了，但這都是將來之事。以貧道眼光望去，大約離今一千五百年內外，總得到此境界。如今卻還談之太早罷了。」

天師聽了，笑道：「故人遠道相訪，原來是專為發牢騷來的。」一句話，說得張果也笑了起來。又道：「這話，你們今日聽了，必說我言之過甚。但這決不是玩笑之談，委實將來必定有這一天。大凡天地之道，不外陰陽二字。陽盛則陰衰，陰盛則陽也消歇。昔人所謂天下之生久矣，一治一亂，就是這個道理。從實質講來，先是一刀一槍，你生我死，四面八方地混戰一番，名為大亂，實在還不算真亂。因為這等亂事，所亂者只是一個事字。事盡管亂，人還是人，必致人心皆死，人化為鬼的時代，那才算得真正大亂。俗語所謂『人心欺倒，天道反變』這八個字，正好作亂字的注腳。這等真正大亂，方可與混沌時代渾人之治，成個相對的地位，即渾人為全陽時代，而鬼界為全陰時代。如此由陽而漸化為陰，中間不知經過幾千幾萬年。到了大亂之極，最後結果，又特混成一片。可是這混與上古之渾，絕對相反。一個是陽極之渾，其為治也洵洵穆穆，熙熙攘攘，無爾我之分，有說不出那一種無限樂趣。一是陰極之混，其為亂也顛顛倒倒，糊糊塗塗，無彼此之別，有不像話的那一種烏煙瘴氣。人心至此，可稱亂極。所謂亂在人心，而不在人事，稱為根本之亂。不是枝枝節節，一地一時的小小亂事可比。合到上古的渾人時代，才可稱得一治一亂。從此以後，天地必將復合為一。又須經一番開闢工夫，再入於渾人時代，為再治之開端。天道如此，莫可如何。雖有大智大聖，如玉帝、元始老君、王母、西方佛和東方朔，也不能為之挽回變化者也。」天師、靈官等聽了，都嗟訝不已。

天師又道：「到了那時，我輩子孫不知如何情形了。」張果笑道：「此中卻要說個難易久暫的道理。真人勿惱，我可預言一句，如真人生而得道，爵為天師，但福份太大，反感也大。如我貧道，以小小動物，修成今日的地位，位份雖卑，尚非輕易得來，將來在鬼世界中，還不失為一個末秩小仙。若天師子孫，卻就不免要稍稍吃虧，甚至天師名義也當於那時告終；縱能恢復，也須在二次開闢之後了。」真人聽了，心中倒有些不大歡喜。但他是生有涵養的人，面上怎能露出，反哈哈一笑道：「如道友所言，連玉帝、佛爺等幾位聖祖，尚且不能挽回氣數，何況我輩。再說，千五百年後的事情，哪裡管得許多。好在那時道友望道德必定日積月深。有你高居天府，我的子孫不怕沒人照應。就不做這天師，丟了這撈什子的手印，有什麼要緊。」說畢，又哈哈一笑。

張果聽了，生怕自己失言，忙用別的話支吾開去。因又漸漸說到張法官身上去。張天師即把張法官請來。張法官見了張果，頗含內疚。張果笑道：「年輕人作事，往往不顧利害，不識進退。世上人大概如此，也不光是你一人。但我今天的來意，卻專為了結你們這重公案而來。一則真人對於此事，真如靈官所言，本身不妨仁慈，而天使不容寬待，至少也得把那為首的幾個鬼魂，加上一番懲究。」說到這裡，袖出一紙名單，交與天師，說：「貧道已替真人將此事查明。這幾個惡鬼，便是倡議主謀的東西。此輩不懲，鬼界不得平靜。二則即為張法官的事情。這事鬧得雖不甚大，可也不算小，但他不過是一時貪玩，且把平時所學，小作試驗，以備將來扶助天師之用。若說惡意，是一點沒有的。所以他這事情，也還算稍可原諒，但如今他斷不能再在此地了。一則顯得真人太寬，將來難以服人；二則鬼魂中，有很多不可理喻的事情。此番經真人懲究主謀以後，他們對你的仇怨更深。似你一無本領，怎能和他們抵抗？不如脫離此地，回家事母。等你母親死後，另找一處名山洞府，作為修養之處。自己用此苦功，將來也可有地仙之望。」

張法官聽了，只得謝過天師。然後跟定張果，一同別過了天師和府中一班同事。張果駕起雲頭，先將他帶回原籍省母。張果臨行，又丟了一塊銀子給他，吩咐道：「你今可將此作為本錢，辛苦營生，看有可以幫扶人家之處，隨意作些功德，也可增厚你的根基。我再告訴你，你的前生，本是鍾離權仙師未得道時，在山中收下的徒弟，仙師替你取名叫山月兒的便是。後來仙師又被他師父東華帝君斥責，說他自己尚未成道，怎好擅自收徒？因此他也不敢再來找你。但仙人無戲言，他既允許將你造就，又已得過你的好處，除非你做了什麼歹事，斷斷不能再收，否則終要設法成全你的。因此他於得道之後，將你牒送冥司，投生此處，再行考察你的為人。因你倒也頗知孝道，性情也很忠厚，他便放心大膽，決意把你提拔一番，以完向時夙願。這便是你前生的歷史。現在他因東華帝君不久下凡，數定屬他為徒。他念自己受帝君提攜教訓，得有今日的地位，因此已化身教習，投在他家，作他的教師，以便隨

時隨地點度於他。因自己不得分身，特托我料理你的事情。現在你母親已有疾病，大約不過數中陽壽。你既脫離天師府，正可在家奉養母親，以完你做人的責任。待你母親死後，可去福建武當山下白風岩做些修養功夫。等到機會來時，我自再來指導你修煉之道。」說畢，袍袖一舉，人影俱杳。張法官急忙跪送。從此他便遵命在家，為人擇婚合日，批評命理，得錢養母。一面開始作他的養氣功夫。過了五年，他娘死了。他便棄家游到福建武當山，果然有一白風岩，岩下有洞，就在那裡用功。五□年後，張果親往考察他的程度，教了他許多道法。更三百年後，度為地仙。這是後話，一筆表過。

如今再說鍾離權在呂洞賓家中，教了他五年的書。那時卻當唐代武后歸政之後，這家世代為官。洞賓父母，自然也指望兒子能夠繼承宦業。偏這洞賓生有異秉，對於博取科第的學問，無論何等艱深古籍，一到他的眼中，總是嫌太淺、大粗，不值一讀。他父親氣極了，當著他先生的面上，親自考查他的功課。不道他所讀的書，從頭到尾，一字不忘。他年才八歲，已能帖括詩文，粗而且妙，就是他父親，也不能不佩服他。更有心找出古書中最難索解的問題來，考他一下，他總是有問即答，脫口如流，並有許多義理，發昔人所未發，正可作得古人知己。他父親也無以難他，不覺點頭歎道：「此真吾家千里之駒。但黃口孺子，動不動嫌古人書籍不足觀，未免太覺狂妄。不知吾人為學，除了聖賢經傳以外，更有何書可讀呢？」

洞賓聽了，對道：「孔聖之學是入世正道，其言平易近情，可供為人楷模。人人如此，天下暫可太平，而非永久常治之道。至於出世妙義，還在老君《道德經》內，人人習之，則萬年常治，永無亂事。此中至理，正是我人所應服膺，而今人反忽視之，以為異端之教。還有許多玄門要旨，道術正宗，皆人生最高學問。今之自命通人者，反鄙而勿道。此大道所以不行，而天下所以常亂也。」幾句話，把他父親說得又奇又惱起來。未知後事如何，卻看下回分解。